

山阴路旧貌换新颜，街面、弄堂都整饬一新，成了它与多伦路、长春路等组成的“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”；不过，别人是去打卡，我是去怀旧……

1955年夏天，我家从金陵东路山东南路口的德丰祥绸缎呢绒棉布庄的楼上，迁居到山阴路四达里。

山阴路连接四川北路的一端，路口有一家银行，银行楼上住过一个书店的老板，是日本人。

鲁迅曾经在他那里避难。银行门口墙上有一块名牌，记载这里有过的大名。可笑的是，当时那块汉白玉上雕刻的有一个错字，把“夏丐尊”刻成了“夏丐尊”。因为小时候父亲要我读过夸美纽斯的著名的《爱的教育》，知道这书的译者是夏丐尊，所以对这个名字特别敏感，并为自己能发现而沾沾自喜。放学回家，和小朋友一起走过那里，就会朗声跟别人说“这个字错了”，以此摆谱。

我转入的江湾路小学，与虹口公园毗邻。鲁迅墓迁到公园时，我们去那里义务劳动，在鲁迅墓前的大草坪上种草，园丁告诉我们，这种草叫“天鹅绒草”。鲁迅生前最后十年居住的大陆新村离我家很近。大陆新村是条新式里弄，都是三层楼的花园洋房。鲁迅故居在弄堂的最里面。终于有一天我鼓

足勇气，一个人前去参观。那时候，既不要买票，也不要登记，径直往里走就是了。那天，除了我，没有其他的参观者。那里的一个工作人员问我，读几年级？我说六年级。于是他一直陪着我参观，热心地为我讲解。我一间一间房间看，他不断告诉我：底

我家住在山阴路

贝新祯

楼的西式大菜台上，鲁迅招待过许多文学青年；二楼写字台上的墨叫“金不换”，墙上挂的版画是鲁迅用宣纸向外国版画家换来的原版作品；后房间里，瞿秋白曾经住过，在那里写文章；三楼是海婴的房间，墙上的油画画的是小丑表演杂技，因为海婴喜欢，鲁迅就买下来了，鲁迅老年



得子，特别宠爱孩子；一个小房间里，吊着一个篮子，鲁迅把荸荠放在篮子里风干，鲁迅爱吃风干荸荠；储藏室里放着许多相框，那是鲁迅开版画展用的……

这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踏进过鲁迅故居，但当小学生时那次一个人的参观，至今记忆清晰，大概因为我当了老师之后在讲台上多次给我的学生讲过。

四达里都是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，据说是敌伪时期日本人建造的。前门有天井，后门是灶披间，三

楼上去有一个阳台，一二楼之间是卫生间，二三楼之间有亭子间。

山阴路很安静，没有什么大商店、大饭店，马路上没有公交车、运货车，行人也很少，只是在复兴中学、三中心小学放学的时候，才多出一些背着书包的学生。唯一一家比较体面的店铺是路口的“四明理发店”，属于“甲级”里的次等，四川北路上“斯维美”，比“四明”高一档，最高级的是南京西路上的“新新”，收费按级别统一规定。我一直有“四明”理发，剪洗吹还有修面，这全套，五角钱。

复兴中学的同学有一些也住在山阴路上，放学的时候就成了同路人，关系因此就比较亲近些。Y同学住恒丰里，和四达里紧挨着，房子比四达里高级一些。他父亲是开钟表行的。暑假里学校组织学习小组，我们附近的几个同学就在Y家里做作业。他似乎没有考上大学，就业当了船员。等到我们在山阴路上再相见的时候，都已经是垂垂老矣。

C同学家的楼上，住着一位五星红旗的设计者，当时这位人物不出名。我和C是初中同学，高中我去了读师大一附中了。想不到到了大学，竟和他同系同班。后来C分配到江苏东海县，阴差阳错进了吕剧团，这个物理系大学生竟然写了一部剧本，在长春拍成了电影，当上了电影作家，调任南京电影制片厂，定居南京。我去南京旅游，他全程陪我，他来上海，我请他到花桥别墅小住。山阴路是我们共同的话题。

X也是山阴路上的老同学，他父亲是医生。他家里有很多油画，有电影

李贺是无可争辩的唐代大诗人，他的诗歌自有一种惊心动魄的魅力。陆游就曾说过：“贺（李贺）诗如百家锦纳，五色眩曜，光夺眼目，使人不敢熟视”，原因就是它实在太耀眼了。杜牧对他的评价更高，他热情洋溢地写道：“烟络绣，不足为其态也；水之迢迢，不足为其情也；春之盎盎，不足为其和也；秋之明洁，不足为其格也；风樯阵马，不足为其勇也；瓦棺篆鼎，不足为其古也；时花美女，不足为其色也；荒国侈（移）殿，梗莽丘垒，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；鲸吐（吸）鳌掷，牛鬼蛇神，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。盖骚（楚辞）之苗裔，理虽不及，辞或过之。”又说：“使贺且未死，少（稍）加以理，奴仆命骚可也。”有人说杜牧的这番话说得有点过份，而我认为杜牧这话倒是说得很巧妙的，因为李贺并没有活得更长，所以屈原是不可能成为他的仆人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李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确是不可忽视的。

说李贺长得很丑陋，自有其历史的依据。因为关于他的长相，李商隐有个具体描述，说他“细瘦”，《新唐书》说是“纤瘦”，总之是一种病态的瘦；“通眉”，两条眉毛连在一起；“长指爪”，手指畸形；从李贺的体貌特征看，他是患有多种疾病的，比如手指畸形，便是心脏病的症状。所以，他的丑，乃是疾病所致。在短短二十四年（一说二十七年）的生命历程中，李贺始终与严重的疾病为伴，没有妻

不用土栽，不用水浇，不用日光照晒，这种花居然开在人间；百花谱中，没有名字；四季名花，也不见色彩，更没有造型，可是，劳动人民最熟悉不过了，那一朵花就开在他们的手掌上，名字也挺响亮的，唤作“茧花”。

这种花，无色无香，绝不花枝招展；不柔不软，绝不温情似水。它的个性极为独特，你若不能付出艰苦的劳动，不能付出辛勤的汗水，不能付出年复一年的力气活儿，很难开出一点儿来。这种感受是我做小木匠的过程中得到的“真情实感”。

刚从学校毕业，跟着一位老木匠学干木匠活。本想学点技术，好应对父亲的厚望。父亲是个手艺人。当年选择职业时，有两个选择：一是进师范读书，将来做教师；二是做小木匠，将来凭手艺吃饭。我才十八岁，哪里懂得！所以父亲给我选择了小木匠。从此，我不得不与锯子、斧头打交道，而凿子、刨子、榔头等等，都是每天必备之物。一干就是十年，木匠的水平不算最高，但是，好得也

在手上生出一些茧花来。这些茧花开得不容易，必须要用血泡的“痛”来浸润，还要时间反复地磨砺，才能慢慢形成。握手的时候，如果你能感觉到我手掌上很硬很硬的茧花，恭喜你，你将成为我的朋友。

中国的南极村

钱江

绕，就补好了一个个网眼。他们还说下海已经几十年了，织网补网是他们混饭吃的手艺，这里的渔民多数都有这个手艺。看他们的神态，生活虽辛苦，但也满足，说明渔业还是当地渔村的主要经济产业之一。这里的艺术家部落，是一个被商业改造过的村庄，村内房子造型时髦，外墙材料多样，

“诗鬼”李贺别传

胡中行

子，没有儿女，也没有多少朋友，几乎没有过过正常人的生活。这对一位胸怀大志、才华横溢的天才诗人来说是多么残酷的事情。在疾病折磨下，久而久之，李贺的精神也发生了某种畸变。他的行为变得有些乖张，比如说，他每天都要骑着一匹瘦马，后面跟着一个小仆人，身上背着一个盛满纸片的大麻袋，风雨无阻地到处游逛。路上想到什么，马上把它记下来，回家后再把这些东西连缀成篇。

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故事说成是呕心沥血、勤于创作的典范。但从行业的角度看，每天非行刻板地重复做着同一件事情，正是精神失常的典型表现。还有一个“唾地成文”的故事：有人去拜访李贺，他面对客人长时间地一言不发，却每隔一定时间在地上吐一口唾沫，一共吐了三口。客人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是在构思创作。构思创作要吐唾沫，这大概也是一种“心理状况”吧？关于李贺之死，也是充满着诡异色彩的。据说在他病重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两个穿着大红衣服的人驾着虬龙自天而降，手持玉板，上面写着太古时代的文字。对李贺说，天帝新造白玉楼，请你去做“记”。李贺以母亲年老作为推托，两位红衣人说，你还是去吧，天上很快乐的，没有人间那么苦。于是窗口

朋友。只是你大概想不到，在我右手中指上，还开着一朵茧花。那可不是干木匠活儿开的，而是长期地握笔，不断地做笔记与写文章后，一点儿、一点儿才盛开的。我从小就喜欢看书，即便在最艰苦的劳动中，我也会在休息时，捧起一本书，看上几页。大量的阅读，使我生出“野心”：要自学拿到高中文凭，进而再拿到汉语专科大文凭。

前后十年，在棚户区中，无师无友，孤独奋战，白天干木匠活儿，晚上啃着书本，并行不悖，结果双双开“花”。后来，从小木匠变成小学语文高级教师，能在报上发表文章。

到了晚年，掌上的茧花在不知不觉“凋谢”了，无名指与小拇指之间的老茧也消失得一干二净，倒是右手中指上的茧花依然存活，毕竟读书、写作的功夫还没有丧失。近来，我又发现右手食指指尖上，有有点儿硬，估计是划手机太多造成的。能否开出茧花来？哦，如果开了，开出的也算“花”吗？倒是很难说……

丁国平

苏东坡第三次被贬，就是在徐闻的这个村子短暂停留后渡海到海南的。在这里，他见到了被贬至雷州的弟弟苏辙，兄弟暮年，情深依旧，百感交集。当苏东坡结束了平生最后一次贬谪，也是在放坡村登陆的，这里毫无疑问是苏东坡刻骨铭心的地方。刚下船，他作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诗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

我想，现在国内农村都热衷于做这类小镇、小村、小街，经营方式和内容几乎千篇一律，真正原因还是没有静下心来研究文化，特别是地域文化。其实，这个地方是放坡村（以前称角场）的部分地域，这里是大陆的尽头，古时荒凉之极，是贬谪官员航渡海南的地方。这里与苏东坡有着千丝万缕的情

无价之宝

陆守昌

最近整理收藏品。有一本集币册，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去安徽宏村旅游时淘来的，其中有几张第二套人民币面额一元、二元、五元的纸币，现在价值不菲，让我欣喜不已。不过经藏友辨认，确定是赝品！正当我沮丧之际，我妻盈盈地宽慰我说，她有货真价实的宝贝。闻听此言，不禁让我又惊又喜。

我的岳父生前是机电设计工程师，虽然在当时是“高薪族”，但是对于子女勤俭节约的要求甚为严苛，每天只给一分钱的零花钱，很“抠门”。一个月里积攒的零花钱满十分、二十分，就可以在父母发工资时，兑换崭新的一角、二角纸币。

我妻在一本泛黄的日记本中，取出1953年版的有罗马字冠号带阿拉伯数字的一分和五分纸币两张，还有6张“黄一角”、7张“火车头二角”的纸币。原来，这就是当年我妻日积月累存下来的，又经历了两次大搬家后的宝贝呀！我请藏家上门来鉴定，珍品无疑，品相完好，市场价非常诱人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妻居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，对收集与积累更换新纸币依然情有独钟。在她的聚宝盆中还有第三套人民币的1960年版“枣红一角”和1962年版“背绿一角”，这两种一角的纸币市场价都超过了两千元。据统计，我妻珍藏的第二、三代纸币的面值不到3.2元，经过六七十年沉淀，目前的市场价已经超过3.4万元。惊喜，也因之特别缅怀父辈。他们给后代们培育的良好家风，带给我们沉甸甸的收益何止于此？比起实物，家风更是可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！



湛江市徐闻县角尾乡，由几个自然村组成，地处雷州半岛最西南角，东面是角尾湾，西面是北部湾，与海南的临高县遥遥相对，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，故得名“中国的南极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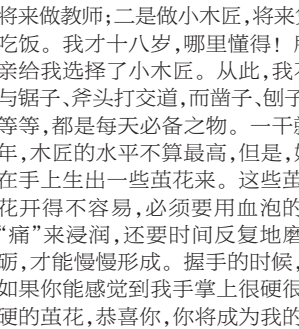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去的时候正值冬季。徐闻地处热带，没有冬天的概念，原来以为这里会像海南的旅游景点那样，越到冬季游人越多，可没想到这里的海滩却是一片寂静，只有我们几个不远千里来看海的人。细碎的浪花远远卷来，在上岸后又静静退去，没有像海水冲撞岩石时的那种惊涛和奔腾。沙滩上还耸立着新旧两座航标灯塔。新塔建于1994年，塔身蓝白相间，高10层36米，“中国大陆最南端”七个蓝底白字标注其上，是标志性建筑。在现代通信定位技术条件下，估计

灯塔的使用效率已经下降，但给南去北来的航海人看见，总是会带来一种到家或离家的相思和温暖吧。海水在这里划出一条神奇的合水线，来自琼州海峡的湛蓝与来自北部湾的灰蓝在此交汇相拥，碰撞出个泾渭分明。曾看到过鄱阳湖和长江水线清浊分明，也曾看到黄河在山东东营入海口的河海交汇黄蓝相遇，但是大海的交汇线却从未见过，只在书上读过太平洋与大西洋海水交会处的德雷克海峡是两种颜色，这次在这里，总算看到了，也是一种见识和收获。

不远处，有两位老人在修补渔网，我好奇，上前搭话。南海休渔季应当是春夏季，现在不是休渔季，怎么有闲补渔网？两位老人打开话头，也是滔滔不绝：现在分工细化了，捕



鱼的只管出海捕鱼，其他修船的、织渔网的、修理渔具渔网的，均有专门商家打理。他们以前也是出海捕鱼的，现在年龄大了，退休了，凭着以前的织网手艺，接点修理渔具的活，赚点钱贴补家用，顺便也是消遣。只见他们拿着梭子穿穿绕绕，就补好了一个个网眼。他们还说下海已经几十年了，织网补网是他们混饭吃的手艺，这里的渔民多数都有这个手艺。看他们的神态，生活虽辛苦，但也满足，说明渔业还是当地渔村的主要经济产业之一。这里的艺术家部落，是一个被商业改造过的村庄，村内房子造型时髦，外墙材料多样，



用珊瑚、鹅卵石等装点，既有当地海洋气息，又显得比较洋气漂亮。这里以前是一个渔村，现在青年人外出打工了，村里主要是老年人生活，村子本身没有企业，现在通过艺术家落户，做成工作坊，来招揽人气，小村用大量鲜花植物点缀，民居像模像样变成商铺，变成咖啡馆、阅读坊、文旅礼品店、小酒馆，成为休闲发呆品地和民宿。不过当天游人寥寥，显得人气不足。我想，现在国内农村都热衷于做这类小镇、小村、小街，经营方式和内容几乎千篇一律，真正原因还是没有静下心来研究文化，特别是地域文化。其实，这个地方是放坡村（以前称角场）的部分地域，这里是大陆的尽头，古时荒凉之极，是贬谪官员航渡海南的地方。这里与苏东坡有着千丝万缕的情

紫烟弥漫，车马声响起，李贺就这么死了。这应该是李贺濒临死亡时产生的幻觉，因为其中反映的三件事情，正是李贺一生的牵挂与追求：一是母爱，这是他在人间的唯一亲情；二是文学，这是他足以自豪的唯一爱好；三是脱离人间之苦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唯一目标。

应该说，李贺精神出现的种种畸变并没有掩盖住他的天才，反而相得益彰，刺激了他的创作热情，使他的诗歌成就达到了常人不可及的高度。你看他在诗中描绘的颜色，就很容易使人想起荷兰的印象派画家梵高的作品，都给人一种光怪陆离的感受。比如：“老兔寒蟾泣天色，云楼半开壁斜白”，“十二门前融冷光，二十三丝动紫皇”，等等，描述的其实是精神畸变者眼中的世界。再如他写马：“向前敲瘦骨，犹自带铜声”；写日：“羲和敲日玻璃声，劫灰飞尽古今平”，其思路之超乎想象，笔法之奇异诡谲，对读者所形成的视觉冲击是异于一般作品的。我们再来看他的一首《感讽》诗：“南山何其悲，鬼雨洒空苍。长安夜半秋，风前几人老。低迷黄昏径，袅裊青柞道。月午树无影，一山唯白晓。漆炬迎新人，幽圻萤扰扰。”全诗写的是深夜“落葬”的过程，这也是极少有人涉及的题材。诗中鬼雨空草、柞道幽圻的绘声绘色，实际反映的是诗人对死亡的极度恐惧。而这大概也是李贺“诗鬼”得名的由来和陆游“不敢熟视”的原因吧。

朋友。只是你大概想不到，在我右手中指上，还开着一朵茧花。那可不是干木匠活儿开的，而是长期地握笔，不断地做笔记与写文章后，一点儿、一点儿才盛开的。我从小就喜欢看书，即便在最艰苦的劳动中，我也会在休息时，捧起一本书，看上几页。大量的阅读，使我生出“野心”：要自学拿到高中文凭，进而再拿到汉语专科大文凭。



七夕会
苏东坡第三次被贬，就是在徐闻的这个村子短暂停留后渡海到海南的。在这里，他见到了被贬至雷州的弟弟苏辙，兄弟暮年，情深依旧，百感交集。当苏东坡结束了平生最后一次贬谪，也是在放坡村登陆的，这里毫无疑问是苏东坡刻骨铭心的地方。刚下船，他作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诗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